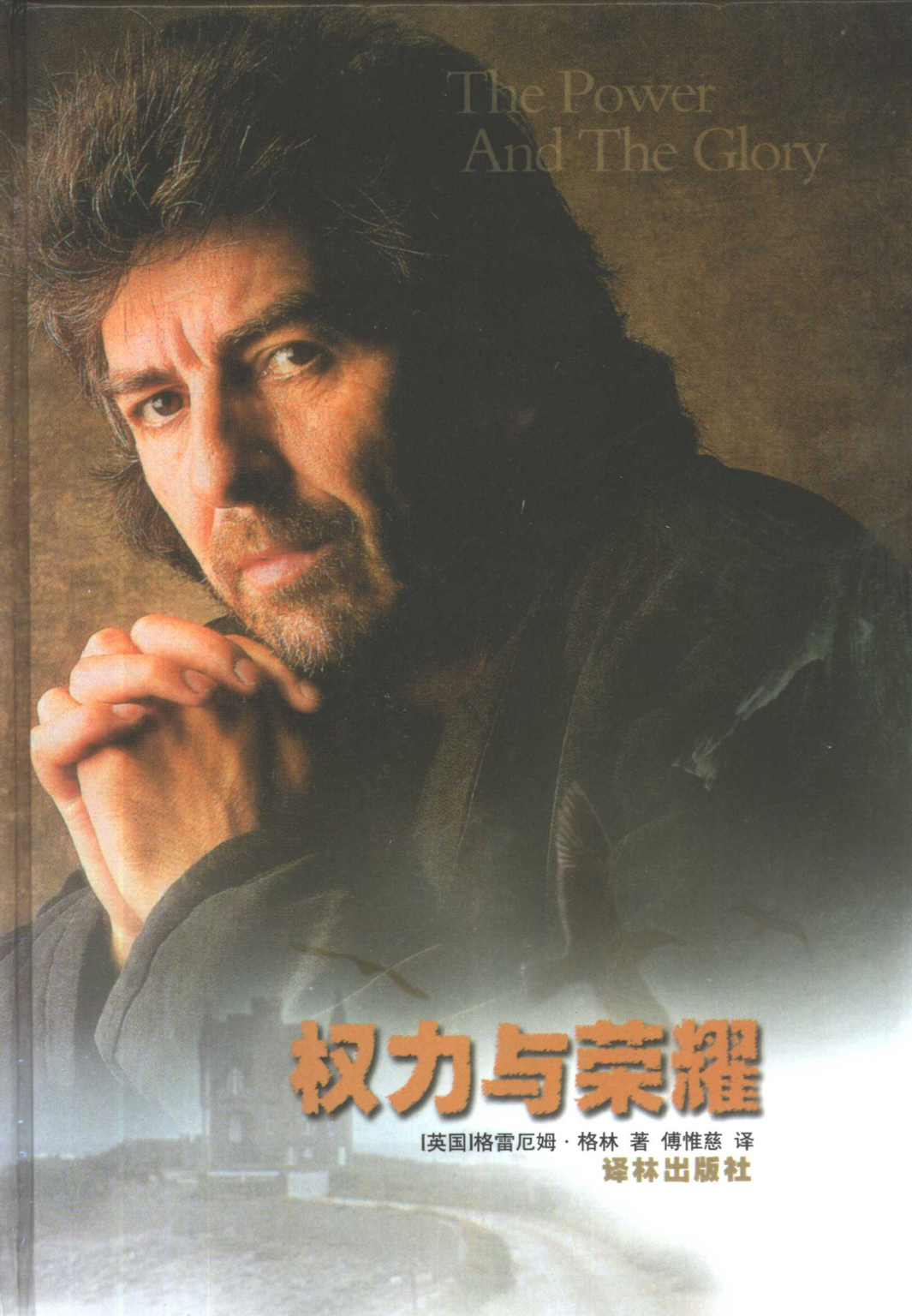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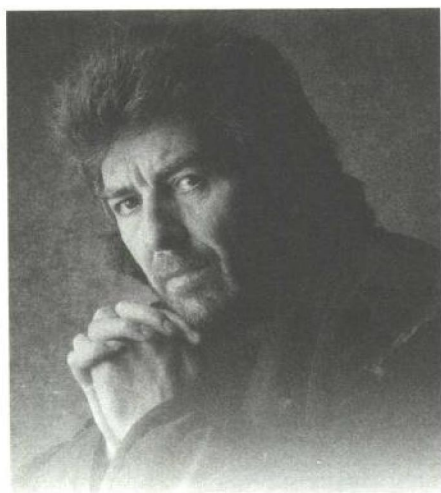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权力与荣耀

[英国]格雷厄姆·格林 著 傅惟慈 译
译林出版社



权力与荣耀

[英国]格雷厄姆·格林 著 傅惟慈 译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与荣耀 / (英) 格林 (Greene, G.) 著; 傅惟慈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10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名原文: The Power and Glory
ISBN 7-80657-146-9

I. 权… II. ①格… ②傅…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6782 号

Copyright © 1940, Verdant S. A.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td.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0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 10-1998-13 号

书 名	权力与荣耀
作 者	[英国] 格雷厄姆·格林
译 者	傅惟慈
责任编辑	过 锋
原文出版	Penguin Books, 1971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 (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875
插 页	4
字 数	206 千
版 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146-9/I·136
定 价	(精装本) 1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代 译 序

1991年初,英国当代著名作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在他的第二故乡法国病逝。这位在英国文坛耕耘了六十余年的作家为他的读者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学遗产,其中包括十七部小说、九部“消遣文学”作品、五本短篇小说集、七个剧作、九个电影剧本、两本游记、三本自传、两本传记、三卷论文集和一本诗集。在二十世纪英国作家中,格林不仅以多产著称,而且,他的题材之广、涉及的文学形式之多也是其他作家难以比拟的。

1904年10月2日,格雷厄姆·格林出生于伦敦西北二十五英里的赫特福德郡的伯肯斯特德(Berkhamsted, Hertfordshire)。他的父亲查尔斯·亨利·格林(Charles Henry Greene)是当地中学的校长。格雷厄姆·格林的童年并不幸福,他把一切都归罪于他对学校的厌恶。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开始逃学,常常拿着一本书在小树丛中,篱笆墙后躲上好几个小时。在一本描写他墨西哥之行的游记作品《不法之路》(*The Lawless Roads*, 1939)的卷首,他描述了十三岁时徘徊于家庭和学校这两个“王国”之间的心情:

两个国家在这里紧挨着,……你必须小心谨慎,因为你脚下砾石路的一旁就是边界线。……如果你推开我父亲书房一侧的过道上的一扇包有绿色绒布的门,你就会走进另一个过道。看起来后一个过道与前一个惊人地相

似,然而,那却已是异国他乡。……生活在边界上只会使人感到烦躁不安,许多爱和恨的纽带牵动着你的心。^①

对于格林来说,学校生活使他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人世间的罪恶——特别是背叛——野蛮国家,以及生活在“边界”上所感受到的那种刺激和恐惧,而格林的许多文学作品正是以此作为主题的。

1921年,十七岁的格林毕业于伯肯斯特德中学。次年,他进入牛津的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 Oxford)学习。在他的自传中,格林说他在牛津的那些日子里心情很舒畅。他得到了一笔奖学金,出版了一本诗集,并负责一份学生报纸《牛津展望》(*Oxford Outlook*)的编辑工作。1925年从牛津毕业后,格林曾在诺丁汉(Nottingham)的《卫报》短期工作,1926至1930年,他担任《泰晤士报》(*Times*)编辑。1926年,格林在他的女朋友的影响下皈依罗马天主教。他曾这样描述过他的洗礼仪式:

诺丁汉的天主教堂里光线很暗,室内有许多雕像。一个雾天的下午大约四点钟,我接受了洗礼。我当时想不出我特别喜爱的教名,因此我就保留了原来的名字。……整个仪式很正规,但时间很短。……当我回顾起我以前的生活,它就像电影一样在我的眼前闪过,中间有许多空白,最多能给我留下一个笼统的印象。

尽管从这种戏剧性的描述中看不出洗礼仪式对于格林宗教信仰的影响,但是,加入天主教毕竟是格林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

^① Graham Greene, *The Lawless Roads* (London: Heinemann, 1939), PP. 3—4.

点,对于他的创作生涯有着重要的意义。

他的第一部小说《内心人》(*The Man Within*)于1929年出版后,海涅曼出版公司(Heinemann)同意每年支付给他六百英镑,条件是他三年中拿出三本小说。于是,格林辞去了他在《泰晤士报》的编辑工作,专心搞创作。但是,他的后两本书很不成功。直到1932年他的“消遣文学”作品《斯坦布尔列车》(*Stamboul Train*,在美国出版时更名为《东方特别快车》(*Orient Express*))才使他在出版界站稳了脚跟。1935年至1939年,格林担任《旁观者周刊》(*Spectator*)的电影评论专栏作家。

1938年,格林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严肃的、以宗教为主题的小说《布赖顿硬糖》(*Brighton Rock*)。两年后,他的新作《权力与荣耀》(*The Power and the Glory*)在文学评论界得到好评,使他成为当代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权力与荣耀》为格林赢得了霍思登文学奖。三十年代后期,格林还出版了两本“消遣文学”作品——《一支出卖的枪》(*A Gun for Sale*, 1939)和《密使》(*The Confidential Agent*, 1939)——和以他的利比里亚、墨西哥之行为素材的两本游记——《没有带地图的旅行》(*Journey Without Maps*, 1936)和《不法之路》(*The Lawless Roads*, 1939)。1940至1941年间,他受聘于《旁观者周刊》任文学编辑。

二次大战期间,格林受雇于英国外交部,在西非从事情报工作。战后,作为一名记者,格林访问了许多国际政治的热点,包括正在抗击法国殖民军的越南、在英国殖民当局颁布的“紧急法令”下正在镇压共产党的马来亚、在爱国武装组织“茅茅”(mau mau)领导下开展大规模武装斗争的肯尼亚,以及弗朗索瓦·杜瓦利埃(François Duvalier)独裁统治下的海地等国。这些采访使格林成为二次大战后英国首屈一指的外交事务和战地记者,同时也为他以后的作品提供了有价值的素材。他的小说《沉静的美国人》

(*The Quiet American*, 1955)、《病毒发尽的病例》(*A Burnt-Out Case*, 1961)、《喜剧演员》(*The Comedians*, 1966)和《荣誉领事》(*The Honorary Consul*, 1973)的背景就分别是印度支那、刚果、海地和巴拉圭。

五十年代初,格林开始进行戏剧创作。他的第一个剧作《起居室》(*The Living Room*)于1953年在伦敦上演。除了将他自己的小说改写成电影脚本外,格林还写了《花棚》(*The Potting Shed*, 1957)、《殷勤的情人》(*The Complaisant Lover*, 1959)和《塑造一座雕像》(*Carving a Statue*, 1964)等剧本。格林发表了几本短篇小说集,他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撰写的五百余篇书评、影评和剧评被收入他的《论文集》(*Collected Essays*, 1969)。由于他对英国文学的贡献,1962年他被授予剑桥大学荣誉博士的称号,并在1949、1952、1955、1969和1985年多次获奖。

在讨论和分析他自己的作品时,格林把他的小说分成题材“严肃的”和“消遣性的”两大类,但是,这两类作品之间的区别往往并不那么显而易见。伊夫林·沃早在1948年就对比过格林这两类作品的共同之处和区别。在为《小报》周刊(*Tablet*)撰写的一篇评论中,沃是这样评价的:

(格林的)“小说”和“消遣文学”具有同一种冷酷无情的风格,同是塑造那些缺乏魅力的角色。但是,它们的故事情节的逻辑性都很强,也很激动人心。从故事的梗概中,你看不出作品中的角色是否受过洗礼。而这正是两者之间的区别。“小说”是受过洗礼的,能给人以深刻的精神上的启迪。^①

^① Evelyn Waugh, “Felix Culpa?” *The Tablet*, 5 June 1948.

格林通常被称为“天主教作家”，但是他本人对这种评价却持有异议。他坚持说，他自己是一个信仰天主教的作家，而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很明显的。在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格林塑造了不少读者所熟悉的角色。虽然其中的大多数人是天主教徒，但他们在作品中并没有按照罗马天主教的教义行事，他们的动机和行为则反映出他们各自对于天主教价值观的不同理解，也反映出他们各自对宗教的独特见解。虽然，他们的理解往往有很大的局限性，但这正是他们个性的最好体现，同时也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写照，因为人世间就充满了这样一大批形形色色的具有独特宗教信仰、不同价值观的人们。

无论在他早期、中期还是晚期的作品中，格林都表现出对当代政治问题的关心，这是因为他认为作家对于整个社会有一种道德上的义务。在一封给伊丽莎白·鲍恩和 V.S. 普里切特的信中，格林谈到了小说家的职责：

首先，我要指出，作为一个人，我和蔬菜水果商、政府职员一样肩负着共同的义务——如果我有家的话，我要养家；不允许我去欺压穷人和孤儿寡母；如果政府有命令的话，还要献出我自己的生命（这是保持自我独立的唯一途径，那些由于道德或宗教原因拒服兵役者则不得不用说教的方式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这些都是作为一个人的基本义务。……我认为，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些，我们就很难被称之为“人”，更不用说是“艺术家”了。但是，对于社会上的其他受害者，我是否还负有特殊的责任呢？……我希望没有。可是，作为一个作家，我想起码有两项义务：一是根据他自己的观察来反映真实情况，二是不接受

政府的任何特殊优惠。^①

在格林的作品中,我们很难看到有什么明确的、一成不变的政治主张。他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且在牛津为了能免费去莫斯科旅行还加入了共产党,缴了四五周的党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麦卡锡主义猖獗的年代里,格林在美国的旅行受到了限制,有一次他的入境申请被拒签——但是,格林信奉的只是西方的“社会主义”,他倾向马克思主义,同情卡斯特罗,是因为他意识到在宗教无法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可能是一种可取的选择。

格林认为,一个小说家不仅应该成为社会的和政治的正统观念的“肉中刺”,而且还应成为罗马天主教正统教义的“眼中钉”。对于那些盲目追崇宗教教义和政治主张的人,小说家应对他们的信仰提出质疑,目的是唤醒读者,使他们重新意识到人生的奥秘。

正是由于这样一种责任感的驱使,格林在他的几十部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一大批个性极强的角色。虽然很难说他们究竟代表了哪种宗教或政治观点,但是,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正好构成了格林生活中的各个侧面,组成了关于当今世界的一幅生动的图画。

《布赖顿硬糖》是格林探索社会问题的最初尝试。它和另外三本小说——《权力与荣耀》、《问题的核心》(*The Heart of the Matter*, 1948)和《恋情的终结》(*The End of the Affair*, 1951)——往往被称作“宗教小说”,这是因为它们都以宗教作为主题。这四部作品被公推为格林的代表作。

在1940年出版的《权力与荣耀》中,宗教主题变得非常明显。

^① Elizabeth Bowen, Graham Greene, and V. S. Pritchett, *Why Do I Write?* (London: Percival Marshall, 1948), pp. 29—30.

这大概是格林自己承认在写作时有一个明确主题的惟一作品。小说取材于格林 1937—1938 年冬天对墨西哥的访问,描写的是笼罩在宗教迫害恐怖气氛中的墨西哥。在一些省,所有的牧师都被驱逐出境或被迫宣布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但是,不久当地政府就发现还有一个牧师正在秘密活动。警官——一个狂热的革命者——下决心要把牧师捉拿归案。在他的心目中,牧师甚至比来自美国的武装匪徒还可恶,只要根除宗教的影响,墨西哥人就能过上好日子。年老的牧师很清楚他自己的危险处境,他企图偷渡出海,转移到一个安全的省份去。但在开船前,他答应一个孩子的恳求,放弃自己逃生的机会,返回内陆为那孩子临死的母亲做弥撒。在那之后,他不得不东躲西藏,以避免警察对他的追捕。牧师本人并不是圣人,他不仅是酒鬼,而且还有一个私生女。没想到,当他又一次来到这母女俩居住的小山村时,恰恰是她们俩救了他的性命。后来,他在逃亡途中遇见了一个混血儿。他知道这个自称是天主教徒的混血儿肯定会为那悬赏的七百比索的奖金而出卖他。摆脱了混血儿之后,牧师却因买私酒而被捕入狱。由于没钱付罚款,他不得不去清扫牢房。出于对老人的同情,警官把他放了。不久,混血儿又找到了牧师,说是一个受伤的美国匪徒需要他去做弥撒。明知这是个圈套,牧师还是去了。被捕后,警官把牧师押到省会,在那里牧师被确认犯有叛国罪而遭处死。但是,牧师并没有白死。就在他被处决的当天晚上,又一个牧师开始了秘密的宗教活动。

从表面上看,书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嗜酒成性的牧师和惟命是从的警官——代表了墨西哥的政治和宗教斗争中的两股势力。但是,读者不难看出,格林在小说中并没有企图塑造颇有个性化的角色——他甚至都没有给他们起个名字,而只是借这两者之间追捕和反追捕的一系列事件来暗喻更深一层的涵义。很明显,骑

在骡背上逃亡的牧师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从小说的一开头,他就企图逃离墨西哥。在一个旁观者看来,牧师的“一身黑衣和溜肩膀让他想起棺材,感到很不舒服”,“牧师满口蛀牙的嘴里已经吐出死亡的气息。”他是个酒鬼、懦夫,时常牵挂着的私生女儿布丽奇特则是他纵欲的产物。然而,在那肮脏拥挤的牢房里度过的那个夜晚却使他悟出了不少道理。一个女犯人缠着要向他忏悔,在牢房的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另一对犯人正在忘情地做爱,从这些人身上,他似乎看到了世界的一个缩影:

圣人总说遭受磨难是美妙的。然而,我们并不是圣人,你和我。对我们来说遭受磨难是丑恶的:恶臭,拥挤和痛苦。对于角落的那两个人来说,那是美好的。需要很好地学一学才能用圣人的眼光来观察事物。圣人对美的理解很微妙,可以看不起他们那种拙劣、幼稚的鉴赏能力,但是我们却不能这样。

是在黑暗的牢房里牧师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了上帝的力量,第一次产生了要彻底忏悔自己的罪过、相信上帝恩典的决心,现在他所期待的就是能够平静地离开这个充满了罪恶的世界,这也就是他人生道路上最后一段历程的开端。

第二天,大概是牧师这种虔诚的神情感动了警官。警官并未认出这个穷困潦倒的老人就是他追捕的对象,也不记得他们曾在村子里见过一面,释放老人时还给了他五个比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恰好是一次弥撒的费用。

牧师和警官的第三次见面是在牧师被混血儿出卖而被捕之后,也就是小说中的两股势力面对面的第一次交锋。警官坚持说,虽然牧师本人是个好人,但他的存在对于国家来说却是一种威胁,

因此必须从肉体上消灭。他还说,宗教不可能解救生活在苦难中的民众,但是,他所代表的政府却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给大众提供吃的;给他们书本,教他们识字;我们会让他们免除磨难。”对此,牧师回答说,上帝最宠爱的就是劳苦大众,天堂是属于他们的。虽然,他承认人生必有一死,但是对于人生的真谛他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依靠手中的强权和民众的畏惧来维持的政府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个政府中的官员很难抗拒权力带来的诱惑,而成为腐败的牺牲品:“除非你自己是个好人,不然为你的那个目标而工作是无用的。而且,在你们那里也不总有好人。然而,我是个懦夫以及其他一切就不那么重要了。我照样可以让一个人信奉上帝,也可以让上帝宽恕他。如果教会中的牧师都像我这个样子,那也不会有什么区别。”应该说,牧师第一次在两股势力的交锋中占了上风,摆脱了被追捕的尴尬处境。

小说中的牧师和《圣经·新约》中受难前的耶稣有许多相似之处,那个为了七百比索而密告牧师的混血儿恰恰是出卖耶稣的犹太的翻版。牧师之死给周围的人带来了不小的震动。一个名叫路易斯的小男孩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对他母亲讲的一个虔诚故事持怀疑态度,更使他感兴趣的是警官佩戴的闪闪发亮的左轮手枪。从中可以看到,墨西哥的希望似乎掌握在墨西哥政府的手中。但是,牧师遇难后,路易斯马上改变了立场,是他首先用一个吻迎来了新到的牧师。当然,受到最大震撼的还是牧师的对立面——警官,因为他第一次看到了他一生所信仰的那个“事业”的虚伪性和内心的空虚。从这些转变中,我们不难看到已故的牧师所代表的宗教势力最终战胜了推行强权统治的政治势力,这和天主教教义中对耶稣复活的叙述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格林笔下的牧师无法和基督教教义中的耶稣相提并论,但是,格林正是运用这种讽喻的手法,突出表现了全书的主题——上帝的权力和荣耀。

二次大战后,格林发表了另外两本宗教题材的小说:《问题的核心》和《恋情的终结》。从五十年代的中期开始,格林的兴趣开始从宗教转向国际政治。《沉静的美國人》、《喜剧演員》和《名譽領事》就是这个時期的代表作。

六十年代初發表的《病毒發盡的病例》代表了格林小說創作中的一個新起點。雖然小說的背景是剛果的原始森林,在這方面與那三本國際政治題材的小說有相似之處,但是從它的内容上來看,這本小說更接近那四本宗教題材的作品。而它的新意則在於小說描述的並不是人生的歷程,而是人的內心世界的一種旅程。《病毒發盡的病例》並不是格林最成功的作品之一,但是在這部小說中,格林成功地塑造了對於宗教持多種態度的不同角色,這樣也就更現實地反映了二十世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

七十年代,格林寫了兩本與南非有關的小說。《名譽領事》描寫的是一起發生在南非的政治綁架案件。《人的因素》(*The Human Factor*, 1978)描寫的則是一個雙重間諜。八十年代,格林又發表了《日內瓦的費舍爾醫生》(*Doctor Fischer of Geneva*, 1980),《言訶德主教》(*Monsignor Quixote*, 1982)和《第十個人》(*The Tenth Man*, 1985)三部小說。其中,《第十個人》的初稿創作於四十年代,但直到四十多年後才和讀者見面。

應該承認,格林的宗教信仰對於他的文學生涯有很大的影響,但是,從創作的初期起,格林就在他的作品表現出了對當代政治和社會問題的興趣。正是由於這種廣泛的興趣才使他的作品沒有局限於宗教這單一主題。隨著題材的不斷擴展,天主教教義的局限性則變得越來越明顯。由於意識到了這種局限性,格林在他的創造中才沒有機械地追隨宗教的清規戒律,而是把他的視線轉向了人文主義,轉向對於人的內心世界的探索。格林既不是一個神學家,也不是一個哲學家,而是一個小說家,是一個善于把他的親

身经历用文学形式奉献给读者的作家。在格林的作品中,读者看到的并不是艾略特(T. S. Eliot)诗作中那种一片干旱的荒原,而是一个被评论家称作“格林之原”(Greeneland)的世界,一个由多种信仰、多种性格、多种经历的人组成的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精神世界。正是由于格林在他的作品中创造了这样一个复杂的、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但更接近现实的世界,才使他成为二十世纪最受读者欢迎,同时在评论界又颇有争议的英国作家之一。

何其莘
2000年12月

第一部

第一章

坦奇先生到外边去想给自己弄一罐乙醚，他走到了炎炎的赤日下和白热的尘沙中。几只兀鹰用鄙视的眼睛从屋顶上冷漠地看着他：他还没有成为一具腐尸。坦奇先生心中隐隐地感到一阵厌恶，他用几乎劈裂的手指甲从路面上抠出一块土块，有气无力地向那些兀鹰抛去。一只鹰扑扇着翅膀飞走了。它从小镇上飞过去，飞过一个小广场，一座曾经当过总统和将军的某位历史人物的半身雕像，又飞过两个卖矿泉水的货摊，一直向河口和大海飞去。它在那里是找不到什么东西的，鲨鱼在那一区域也在寻找腐烂的尸体。坦奇先生继续往前走，越过小广场。

一个带枪的人靠墙坐在一小片阴凉里，他向这人道了句‘Buenos dias’^①。但这里并不是英国，那个人并没有回答他的问候，反而一点也不友善地瞪着他，倒仿佛这个人一辈子没同外国人打过交道，倒仿佛他嘴里镶嵌的两颗金牙同坦奇先生毫不相关似的。坦奇先生汗流浹背地从他身旁走过去，之后他又走过已改成财政局的一座教堂，一直向码头走去。路已经走了一半，他突然忘记自己为什么要到街上来——是要买一杯矿泉水吗？在这个禁酒的国家，人们只能喝矿泉水——要么就是喝啤酒，但是啤酒由政府专卖，一年中除了几个特殊节日外，售价是极其昂贵的。坦奇先生

^① 西班牙文：你好。